

一九六九年的九月清晨，赭紅的朝霞漫映在淡藍色的天空角落，幾朵早起的雲打著呵欠，似是睡眠不足般地慵懶浮移。這樣的初秋天候，鼻孔嗅不到濕氣，聞起來是個讓人舒坦的日子。

沒有任何癥兆，猛然轟響，好好的一個天頂似被雷公吼破了個洞，所有聲音都給吸吞了去。家在市場頭尾的埔心人同時驚醒，張開了嘴發聲哎呀，卻都聽到他們的耳孔聽不到任何聲音，怕是昨夜睡前手指月光，惱惹了月娘，夢中給割掉了似；眼前烏黯、耳中無聲，驚嚇的埔心人吟誦佛號，期待又等待回神之時，這群善良的人們聽到了阿猴牯扯裂嗓門的尖聲嚎哭。

童音嘶嚎了多久時間，無從考證，但可確定的是幾乎所有埔心街路的大人們後來都敢以先考顯妣之名作證，就是在阿猴牯的哭聲之後，桃園縣楊梅鎮埔心里的這個聚落，宛如剛被扭開的收音機，怎也轉不準頻道，吱喳混雜的聲音嘎響流動，還有一股接著一股的尿桶氣味囂張飄散著，嗆入了每個埔心街路人的鼻頭。

後來，埔心市場的老婦人家真是疼惜阿猴牯，都說是他的哭聲驚倒月娘，找回了大家的耳朵。阿猴牯每每受人這樣稱讚，總是心頭委屈、鼻頭髮酸；後來問遍了隔壁鄰舍，總說只有他一個人哭，阿鯽碧到現在都還沒哭過，善良的埔心街路大人們總是安慰阿猴牯說，不是阿鯽碧不哭，是她不知道該怎麼哭，她被驚到癱掉了。

## § • 1

阿猴牯那被載入埔心歷史的哭聲，是跟菜市場的製冰廠爆炸，放在同一頁。

阿猴牯七歲要上小學的那天清晨，製冰廠的阿摩尼亞爆炸了。阿猴牯後來一直嘔氣自己，假使換在別的日子爆炸，就算地牛翻身，翻到牛抽筋，他也照樣睡成沒事人，不必忍受隔壁鄰舍的小鬼罔作虐變怪，笑他愛哭牯。

製冰廠爆炸前，阿猴牯的爸常要嘮叨兒子，目珠打開的時候走上爬下，猴崽仔樣，手腳沒時停，一睡著就像是跟豬公結拜，地牛搖不醒、雷公驚不醒，實在可憐，別屋的七歲子沒人像你這樣。製冰廠爆炸後，阿猴牯他爸換了嘮叨的詞，小鬼仔睡足了，才有好手腳，不用太早爬起來去學校幫先生洗碗，別屋的七歲子沒人會這樣。

講來講去，阿猴牯都要怪起他爸，平常總是說些「家用長子」的祖先庭訓。

菜市場製冰廠爆炸的那天，家中長子的阿猴牯要上小學，不勞爸媽來喚起床，阿猴牯懶躺在床，四肢大伸，瞪亮了他那雙被嫌精怪的細鳳眼，溜溜盯看屋頂大樑結網的灰黑蜘蛛，屋外那隻常愛站在後院深井圓牆的公雞，眯忪了眼，咕嚕嚕熱著嗓子。

蜘蛛睡得比雞公還少，阿猴牯滿意自己的發現，嘿嘿笑給自己聽。瞅看了久，眼珠子酸累，側身轉頭看向窗外的瞬間，耳膜突然一痛，原本濛濛亮的窗光，卻像是給人潑了烏墨，漆黑看不穿。

七歲的客家小鬼頭阿猴牯，似瞎也聾了，直到髮絲披散的媽媽搖醒她的七歲長子；阿猴牯像是中了邪，眼瞳泛白、喉嚨發疼，尖聲嚎哭蓋過了後院公雞受驚淒厲的嘶啼。阿猴牯的媽摟緊兒子，猛往阿猴牯的頭頂呵出熱氣，邊還使勁按壓七歲子的人中，「莫驚！心肝仔，莫驚！」

鼻唇之間的擠壓痛醒了阿猴牯，鼻孔飄進了媽媽還沒刷牙的口臭熱息；像是聽見了屋外有人叫喚，阿猴牯使勁扭轉肩頭，掙離了媽媽的摟抱，跳下床踩上泥地板，腳底襲上的涼意讓他抖了個寒顫，差些尿了出來；阿猴牯套上拖鞋，拔腿朝屋外跑，恢復聽力的耳膜還是嗡嗡發疼，媽媽拉長了尾音的呼叫聲追灌進來，阿猴牯來不及應聲，整個人衝到屋外的榕樹下，收腿立定、胸口直喘，兩眼盯著路旁大聲嚷話的一群人。

阿猴牯後來總覺奇怪，那天見著的大人講話都忒大聲，生怕別人的耳朵還沒找回來似的；那種奇怪的感覺，是從阿猴牯遠遠站在榕樹下，就能清楚聽到送報的米粉伯吼著講話開始有的。

臨老年紀的米粉伯，白天送報，近晚時分就在火車站前擺個麵攤子；送報賣麵都不多話，偶爾開口，咕嚕的聲調就像他煮出來的米粉，細細軟軟糊成一碗。幾位婦人家挽提菜籃，嘟攏了嘴、噤聲圍在四周，因為她們聽得根本插不上嘴，米粉伯在他架站起的老鐵馬前，露在水衫外、短褲下的手腳瘦削，十指伸張的吼話架式，活像電視廣告兜售鐵牛運功散的六尺四漢子，間而還用低沉嗓音、加強語氣發出「喝！喝！」的悶聲。

七歲的阿猴牯相信，米粉伯再吼下去，恐怕會學貨車碾壓胸腹的六尺四，用他身後的老鐵馬壓肚子，用以證明所言不虛。本想聽著、等看下去，但當米粉伯把「菜市場」、「製冰的工廠」、「絕對有人死掉」的字句，大聲吼送到榕樹下，全身還仍穿著大紅睡衫的阿猴牯，雙腿當下鎖定方位，疾奔而去，米粉伯「喝！喝！」悶聲後的可能激情演出，留不住阿猴牯那雙靈鑽的細鳳眼。

挽提菜籃的婦人家後來傳說，只在祭祀義民爺的戲台上才看得到的中壇元帥李哪吒曾在埔心顯靈；製冰廠爆炸那天，她們親眼目睹街角的榕樹下竄出一道身影，全身紅衫轉眼不見，眼角餘光掃到的三太子看似急趕著聞聲救苦，跑過矮胖外國神父住的天主堂，急彎繞過阿鄧伯開的中藥店就消失了。

身穿紅色睡衣的阿猴牯想看熱鬧之心切，幾次差點把拖鞋跑掉了，他衝入市場才收緩腳步，前方層排的人群就像是擠著要看偶而來到街上空地擺攤推銷膏藥的男人口中那位轟動東南亞的國際大明星，卻都每次始終不曾現身的露露小姐一般。男的女的、老的還有現場唯一個小的輕微推擠身軀，七歲子的視線被擋住了，他們墊起腳尖看著阿猴牯想看的。

阿猴牯矮低了頭往人群縫隙鑽入，等他昂抬脖頸，視線迎上了那棟曾經是個製作冰塊、兼做早市賣魚的低矮磚房。「喝！喝！」的悶聲從米粉伯臨老的喉嚨，轉從七歲子阿猴牯的喉間蹦了出來。

空氣飄雜著似是很多久未刷洗的尿桶共同溢散出來的嗆鼻氣，阿猴牯學著身旁的大人捏住鼻孔，張嘴呼吸，抵抗夭壽的魔神仔作怪後留下的體臭，七歲子的眼瞼還是刺痛，辛辣的尿酸氣息逼出他的淚水。

就像是被很高的妖鬼拔起來，再用很大的力氣丟上了天，然後重重摔落了地，「磚頭做的屋子，真的不會比豆腐還硬」，阿猴牯後來向生氣的爸爸這樣形容，當他被罰跪在供奉祖先公婆的神明桌前。

阿猴牯心頭委屈，一直不認為自己講錯話，那棟磚房是像砸碎了的豆腐，沒有屋頂、沒有牆壁，斷裂的磚瓦似被快刀刺過，裸露殷紅的泥屑，錯亂疊擠在炸碎的冰塊水漬，一條自來水的鉛管穿透了裝魚的保麗龍盒，水柱掙扎噴上半層樓高，形成一個圓錐點後，無力的軟塌垂落。阿猴牯突然感覺腳底發涼，低頭看去，拖鞋泌進了水，一道道水流像是逃難的小蛇，曲曲彎彎從瓦礫堆下爬出。阿猴牯看到拖鞋前面，躺著一條他不知道名字的魚，圓張著嘴、扭跳著身，像似不甘冤死。

阿猴牯後挪一步，想要避開魚尾拍起的水滴，身後的大人按住他的肩頭，「要看鬧熱就莫驚，鯽仔魚不會咬人。」

阿猴牯想要抬頭看是誰在說話，那人卻先使力推開了他，走向妖鬼作怪留下的瓦礫堆。「鯽仔魚沒死，總要看看人有沒有活的？」吼話的是市場賣豬肉的里長伯，阿猴牯曾幫媽媽去他家領過粗鹽。

里長伯半禿著頭，穿著一件背後印有五個斗大紅字的黃水衫，下巴的黑痔長出一撮濃密長毛；阿猴牯看過他的肉攤子擺賣的豬尾巴，總是留下一撮黑毛，後來發現埔心所有豬肉攤子賣的豬尾巴，也都留一撮黑毛。阿猴牯讀書識了字，這才知道里長伯常穿的水衫背後印著的字是「褒忠義民爺」，阿猴牯的爸曾說，屋前的天主堂是拜外國人的神，義民爺是我們客家人的神，七歲子的阿猴牯從此認為，里長伯在埔心是個很大的官。

其實，阿猴牯那天就猜到了，里長伯是個不簡單的大人；好幾個男人在里長伯吼完了話，這才回過神，陸續使力推開擋路的阿猴牯，隨著里長伯爬上瓦礫堆，彎腰搬動斷碎的磚瓦、冰塊以及保麗龍盒，愁苦的眼神隨著雙手挪移，像在搜尋著什麼似的。開始響起念佛聲的人群逐漸後退，有人拿了一大塊藍白相間的遮陽帆布，鋪在水漬泥濘的地上，阿猴牯感覺到方才捏疼的鼻頭突然發酸，他看到帆布上慢慢堆著冥紙、香燭、麻線以及白布，那在去年外婆死去的喪禮都曾見著。

身後伸來一雙冰涼的手，摀住了阿猴牯的眼臉。才剛使勁搖頭掙開蒙住眼睛的手，眼前乍亮，就看到了油帆布上躺著批覆長條白布的人形，鮮血慢慢泌紅了白布，又再順著帆布的凹槽溢流，直到白布掩蓋了五具人身，帆布的低窪坑洞溢成了個小血窟。

「還不點香來拜？」瓦礫堆傳出一聲吼，突然變得生氣的里長伯，粗聲喝醒了人群。

里長伯的黃水衫染上大片殷紅，不知是磚泥還是血染的，伸腿狠狠踢掉一個保麗龍盒，然後跌坐瓦礫堆上，悶著嗓音，乾哭了起來。阿猴牯不知道里長伯為什麼生氣？為什麼要哭？只看到有個男人踱向帆布，沒有吸吐他叼在嘴唇的新樂園，青白的煙霧扶搖飄昇，燻濕了他的眼睛。男人低身抓起一把香，再用報紙點火燃著，幾個婦人安靜前去，接過香把，轉往人群分送；阿猴牯乖巧伸手，接過一隻燃著了的紅底黑身檀木香。

里長伯還是坐在瓦礫堆上，點著香煙，低頭猛吸；阿猴牯拏著檀木香，學著身旁的大人彎腰拜向躺在帆布上的五具人身。里長伯扭身溜望人群，眼神落在帆布，手指突然彈動，香煙直攢飛出，「等一下再拜！」

里長伯的吼聲嚇到了阿猴牯，他的視線隨著里長伯的手指處看去，那才真被嚇著。白布覆下的五具人身，躺在兀自張嘴喘息的鯽仔魚前的那具，白布微微蠕動起伏。阿猴牯後來的舉動，其實是他被爸爸罰跪在神明桌前，又被媽媽從天師壇請來的符水搓得全身發紅的真正原因，七歲子伸腿踏上帆布，伸手掀開白布，然後所有的人都聽到了阿猴牯的話，「這裡也有一條鯽仔魚。」

那是阿猴牯第一次看到他的朋友阿鯽碧，額頭裂著泌血傷口，瞪著泛白眼瞳、張嘴喘息，就像那隻不甘冤死的鯽仔魚；埔心街上的大人以後也跟著阿猴牯喚她阿鯽碧。

聽著了阿猴牯的叫聲，人群開始騷動，站在瓦礫堆上的幾個男人轉身錯落步伐走向阿猴牯，彎下腰身合力抬起了阿鯽碧；阿猴牯伸出指頭點算，五個男人扶抬著阿鯽碧不停流下血滴的頭、腰、雙腳，像是捧著神像的表情嚴肅、動作輕緩，碎步急往市場外移動，走在前頭領行的里長伯不知道為什麼發出又哭又笑的嘎啞聲音。

隔壁鄰舍的大人認為，阿猴牯的哭聲幫大家找回了耳朵，又幫大家發現白布底下的孤女阿鯽碧還活著，所以即使阿猴牯只是個七歲子，他們也有義務讓他知道阿鯽碧的事。她被送到鎮上的醫院救活了，但是救不回她的魂。

那天的阿摩尼亞爆炸，炸死了阿鯽碧的爸爸、媽媽、哥哥以及弟弟，她的哥哥還是台北讀書的大學生呢。阿鯽碧是新竹女中的二年生，最早爬起來趕火車，準備出門時就被爆炸掉下來的磚塊砸昏頭，她的家人睡在床上，全被當頭坍塌的磚瓦壓死了；隔壁鄰舍的大人說，這些都是聽阿鯽碧救活了後親口講的，但當知道家人全死了，阿鯽碧竟然呵呵笑出聲，鬧著要去學校背課文給老師聽。街上的大人說，這不是瘋癲掉了是什麼？

阿猴牯後來聽媽媽說，里長伯曾經請來埔心鄰近十八庄的神壇師姑來替阿鯽碧收驚，師姑們把所有能夠拜請得來的各路神明請來了，但是那些白頭髮的、黑頭髮的、長頭髮、短頭髮的、沒頭髮的神明卻都總是收不回阿鯽碧失去的魂，師姑們說是什麼她的魂漂在三界六道的廿八天之外，其實收不回來也好，這是孤女的福，免了醒魂之後要受苦也苦、樂也苦、不苦不樂也苦的折磨。

賣豬肉的里長伯實在聽不懂師姑們在講什麼，但他知道阿鯽碧再這樣下去不行，隔壁鄰舍這才決定你家五十、我家一百的湊了點錢，僱車把孤女阿鯽碧送去台北的松山療養院，講說那裏是專治瘋病的。

## § • 2

進了瑞埔國小，阿猴牯一直搞不懂，為什麼學校一半以上的老師，包括校長都認得他，也都幾乎喚他「阿猴牯」，很少連名帶姓的叫，里長伯甚至講笑說，「猴精仔啊，飯少吃一碗，莫長太快喲，假使你也來選里長，我會拚輸你喔！」